

出轨

好男人的喜剧



一次偶然的**出轨**，曝出成功男人精神世界里的幽暗
透出精英人士光鲜生活中的喜感
社会写实作家秦往《**惑城**》之后惊喜呈献

亲，这是一部让你爆笑不止而又仰天长叹的精彩之作！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轨

好男人的喜剧！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男人的喜剧：出轨事件 / 秦往著. —北京：北京
燕山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402-2777-7

I. ①好…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1759号

好男人的喜剧：出轨事件

作 者	秦 往 著
责任编辑	樊保玲 安 静
装帧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2777-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1 “援交妹”	1
02 清明祭祖	7
03 夜半惊梦	13
04 一对乡村夫妇	19
05 又见小雅	24
06 吴美凤的困挠	30
07 求子之路（1）	35
08 求子之路（2）	42
09 小雅怀孕	48
10 当回购物狂	54
11 养生大师	60
12 命中有儿子	66
13 小男孩乐乐	72
14 罗玉芬怀孕	77
15 借腹生子	82
16 家外有家	87
17 男孩？女孩？	92
18 意外得儿子	97
19 双胞胎	102
20 扶养费	107
21 上户口	112
22 没完没了	117

23	弟弟出马	123
24	小雅的梦	128
25	小帅哥的梦	133
26	“借”子	140
27	房子问题	145
28	夺子之战	150
29	夫妻骂战	155
30	官司	160
31	法庭交锋(1)	165
32	法庭交锋(2)	170
33	吴美凤要离婚	175
34	战火蔓延	181
35	冷战	186
36	通宵争论(1)	192
37	通宵争论(2)	197
38	藏匿	202
39	好姐妹	208
40	全身推油	213
41	外遇	218
42	赵财富栽了	223
43	吴美凤怀孕了	228
44	再提离婚	234
45	谈判	240
46	再得儿子	245
47	小雅归来	250

01 “援交妹”

三年前初春的一个晚上，赵裁韵置身于距离吉都市五百公里的小城胡市。在宾馆里，正当他感到寂寞的时候，床头电话暧昧地响了起来。

赵裁韵是吉都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人类学教授，原名叫赵财运，大学三年级时，学校统一给学生办身份证，他突然觉得原名太土，有必要改个名，可是这个时候年纪不小了，人际圈基本形成，如果改成别的什么名，朋友们才懒得跟着你换叫法呢，依然还会财运、财运地叫，所以他觉得不宜换音了，只能换字，无奈拼cai、yun同声的字不多，只有裁、韵合在一起才看得雅致一点，所以改成了这么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在百度上都搜不出第二个人叫这个名字。

父母最初也许希望他长大后财运高照，当大财主（中国传统主流历来抑商，但私下里个个都想发财），他这一改名字，仿佛就跟财运无缘了，到如今当了教授。他的双胞胎弟弟赵财富没改名，现在则成了千万富翁。不过这是世俗的说法，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富五车也是一种财富，精神财富嘛。

赵教授来到胡市，是想做点田野考察。他所专攻的文化人类学，按一般人的说法，是研究人类远古时期（史前时代）的文化，还有保留至当今的远古遗风，所以总是要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走走看看。

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多年的赵教授看来，人类文化不存在什么远古不远古的，现在的人类和“远古时期”的人类距离很远吗？“史前”就很远古？人类站立直走以来几百万年历史，其间的文明历史也就几万年，几万年相对于几百万年，是多么短的时间段，“有史”以来，更是只有两千多年，相当于人类历史长河的“瞬间”。

一般人会觉得，现在的人类与远古时期（史前时期）的人类比起来，变化太大啦。那时候有人造的电吗？有电话吗？有神奇的电脑和网络吗？有不用火的电气化火车吗？有惊魂的电锯吗？有断命的电椅吗？

可是在赵教授看来，一个地方的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可以一下子变化很大，但文化模式、思维模式以及文明程度的变化却是漫长的。

比如这座城市——胡市，原来是全省最落后的地区，但随着矿产的开发，短短十年时间里迅速富了起来，GDP名列全省各县（市）前三。他考察的这个叫做南村的村庄，依然保留着较浓的远古遗风，如村里的人，结婚后，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可以有情人，而且不止一个，互不干涉。到了晚上，夫妻俩吃过晚饭后，常各自去找自己的情人玩，到了半夜，谁回家时一推门，发现门推不开，都会很知趣地另找地方过夜。很明显，这是远古时期偶婚制的变异残留。他很好奇，现代文明发展到这一步，村人们何以还能容忍这种遗风存在，（不过现在都市里很多丈夫、妻子也都有各自的情人，只不过是务公开罢了，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返古？）村里甚至没有发生过因婚外情而产生的纠纷。不过，他们相对于远古婚姻形态也有进化，比如，远古时期，妻子是可以和别的男人生孩子的，孩子属于她和丈夫的家庭，而今天的南村，则绝不允许丈夫或妻子跟情人生孩子。尽管没人去作DNA鉴定，但人人都还是遵守这个“潜规则”的。

赵教授在南村考察了三天，回到胡市已是晚上，他打算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早上赶回吉都市。

胡市是一座美丽而安静的城市，美丽的胡江绕城而过，清悠的河水、葱茏的岸树，让小城显得清纯而妩媚。胡市因为是一座新兴城市，规划很好，整齐的布局，宽敞的大街，崭新的楼房，不过街上倒不喧哗，来来往往尽是豪华奔驰、宝马、保时捷之类，它们并不制造噪音，车多，行人也就少了，街面显得冷清。孤身一人的赵裁韵在街上走了走，看了看夜景，不一会儿，他便感到无聊了。

赵裁韵回了宾馆——怡情宾馆，它是小城最高档的宾馆，装修的豪华、环境的整洁与吉都市的星级宾馆差不到哪去，他对此很满意。放下行李，在沙发椅上坐下来，望着清冷的房间，他突然感到有些寂寞、孤单。

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寂寞、孤单感。他孤身一人出差到陌生的地方次数太多了，应该对此早已习惯了，可今晚就是莫名地感到寂寞、孤单。

寂寞，如今正在成为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的头号杀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寂寞而抓狂，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事。网络上，“寂寞”就成了一个热词，网民们竞相以它组词造句，如“哥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哥唱的不是歌，唱的是寂寞”，“哥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寂寞”之类。

寂寞之中，赵裁韵以思考如何写考察论文，来驱逐心里的孤单感，可是想了一会儿，倒把自己想得烦躁不安。他索性洗了澡，躺在床上看电视。他素来没有看电视的习惯，那些没有多少艺术含量的连续剧，看得实在索然寡味；那些新闻节目又尽是大话、空话、套话，也是让人提不起兴趣。

他觉得这个晚上有点难熬了。

“叮叮叮……”床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把赵裁韵吓了一跳，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拿起话筒听。

“先生，你好，需要按摩吗？”电话里一个清脆而甜美的女孩子声音。

“不要。”赵裁韵简略地吐出两个字，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刚才女孩子的话仿佛才进入他的脑子里，让他产生反应。他为刚才的拒绝感到有些冒失。今晚这么孤单，为什么那么不假思索就拒绝了昵？

赵裁韵经常出差，这样的事他遇上过不知多少回。他懂得，所谓的按摩，也就是提供性服务。以前遇上的时候，他都是拒绝的，所以这次他仍旧习惯性地拒绝了。可是以前拒绝，是因为没有孤单的心态，他觉得不需要。他以前虽然不想做这种事，但对这种事看得很开，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性服务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服务，无关乎道德，现在发展成一种职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这种观点并不先锋，大哲学家罗素就是主张娼妓存在的。远古时期的巴比伦汉摩拉比王朝及巴尔干半岛，女孩必须先当回妓女才能成为女人，即每一个女孩在嫁人之前，必须到神殿去守候，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身边，与她发生性关系，否则她是不准回家的。

当下现实中，这种“按摩”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只能成为灰色职业、

违法职业，他对此也没什么看法。

赵裁韵心里叹一口气，想今晚得度过一个寂寞的漫漫长夜了。

“叮叮叮……”临近午夜时，床头电话再次响起来。赵裁韵心里一动，但外在的表现却是犹豫。从心底里，他是不想做这种事的，一来他一直觉得，应该对妻子忠诚，二来他对做这种事兴趣不大，就是跟妻子，他一个月也就做那么三、四回。

在犹豫了十几秒钟后，他最终还是拿起了话筒。

“大哥，你好，打扰你休息了。”电话里的女孩子说。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子。这句话让赵裁韵感到温暖，他说：“没事，我还没睡呢。”

“大哥，我想你一定很孤单吧，我上去陪你聊聊天好不好？”女孩子带着些嗲气说。

赵裁韵感觉这女孩很会做人，她不是一开口就直截了当明说“按摩”，而是说得委婉、贴心，让人不得不动心，何况今天晚上实在是太寂寞，他无法拒绝了，“那好吧。”

几分钟后，门铃响了。赵裁韵去开门。一个非常清秀的女孩出现在他面前，他有些吃惊，吃惊于女孩的清秀、清纯，没有一点风尘味。

在他印象里，做这种事的女孩，差不多都是浓装艳抹，穿着艳俗性感的，可是眼前的这个女孩，几乎没有化妆，即使是化了妆，也看不出来。她甚至穿的是一身素淡的运动服，看上去就像个爱好体育的女大学生，赵裁韵简直要怀疑她是出来“援交”的学生妹。

“大哥，你好！”女孩略带羞涩地一笑。

“请进。”

女孩身高约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非常好，匀称，高挑，看得出来，一定经过专业的形体训练或说锻炼。头发只简单地扎成马尾辫，圆脸，皮肤很白净，眼睛不大，但眼皮双得非常好，使她的眼睛显得秀气、灵动，仿佛能说话，赵裁韵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在问：“我让你喜欢吗？”

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个中年男人因寂寞而春心荡漾

这个时候

一个妙曼少女闯了进来

让他心中一亮

“坐。”赵裁韵指着窗边的沙发椅说。

女孩坐下了，神情有些拘谨。赵裁韵扫视房间，笑了笑，说：“没有水果给你吃哦。”

女孩说：“大哥，你不用这么客气。”

赵裁韵也在另一张沙发椅坐下来，问她怎么称呼。“你叫我小雅吧。”女孩说。他知道这一行的女孩子都不会告诉真名的，也就不去较真，有个叫法，免得不礼貌地称人家“哎”就行。

“小雅，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岁，正在读大学？”

“不上学了，我刚从省艺术学校毕业。”小雅说。

赵裁韵认为她没说假话，如果没读过艺校，她的身材不会这么好，这么匀称，一看就是搞艺术的身材，而且她举手投足都带着点舞蹈的韵味。

“难怪，我一看你就觉得是个艺校生。”

“是嘛，大哥看得出来？”小雅笑得很天真。

“不读书了，怎么不去找份工作？”

“现在还不想上班，玩几年再说吧。”

赵裁韵觉得他虽然才四十多岁，但跟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代沟了，比如这个小雅，宁愿从事这种事，也不愿意去上班，他就无法理解。难道上班不比做这种事好？也许收入没做这种事高，但这是高风险的事，也是见不得人的事，难道就没有羞耻感？

当然，他对此不作是与非的评价。他认为一个人，只要他感到快乐，只要不危害别人，想做什么都成。

“大哥是做什么的？”小雅问。

“你猜？”赵裁韵带着调皮的口气问。

“我猜大哥一定是个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

赵裁韵暗想这女孩真是聪明，她一定猜得出来他是个大学教授，却不说明。他顿时喜欢上这个小姑娘了。

说是“陪聊天”，但没聊几句，小雅便说“我去冲个澡”，进了卫生间，赵裁韵也心照不宣，脱衣上床。

小雅出来时，没穿任何衣服，只裹了条浴巾，见赵裁韵已在床上，莞

尔一笑，解掉浴巾，顿时光溜溜了。小雅的身材真好，白、嫩、滑，没一处有赘肉或皱皮，乳房不大，却很结实，挺挺的，如两只桃子。

此时赵裁韵却有点害羞了，不知怎么办，木木地躺着。小雅见赵裁韵倒像个女孩子似的，只好主动贴上他，“大哥，你怎么还穿着内裤呀？”她惊讶地说，见赵裁韵脸红了，乐呵呵地笑起来，“大哥是第一次吧，我教大哥怎么做。”抓起他的手，放到她的胸部。

赵裁韵想，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倒给一个十八九的小姑娘调教，成什么啦。既然都躺在床上，就彻底放开！他振奋起来，脱掉了身上最后一块布……

这个晚上赵裁韵过得很快乐很充实。说来惭愧，小雅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二个“女人”，小雅带给他全然不同于他和妻子做爱的那种感受，带给他新奇的快感。小雅热情主动，撩得他性趣高涨，小雅的身体富有青春活力，妙曼无比，而且小雅并没有像这个行业其他女孩子那样，干完活就走人，而是继续留下来，陪了他一个晚上。他想小雅一定不是个有“组织”的卖淫女，而是个独来独往的“援交妹”，他对这个女孩又多了份怜惜。

第二天，赵裁韵决定推迟到傍晚再回吉都市，他想跟小雅再待一个白天。吃过早餐后，他要小雅当导游，带他到市内和近郊的一些名胜景点看看，小雅非常乐意。其实胡市作为一个因矿而兴起的新城市，并没有多少名胜景点，也就城郊一片湖、一座塔，更多的时候是两人边散步边聊天。小雅是个活泼的女孩，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个不停，看上去就像一对师生。在公共场合，赵裁韵对小雅没有狎邪的动作和语言，他很平等地对待她，把她看作自己的学生一般。小雅也很真实，跟他谈起在艺校读书的快乐时光。

赵裁韵除了付给小雅不菲的酬金，还主动给她买了两套时尚的服装。临走时，他留给了她自己的名片，“如果去吉都玩，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他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02 清明祭祖

赵裁韵接到了弟弟赵财富打来的电话，“哥，四号回樟树湾，你没有课吧。”

“没有。”

四月四号是清明节。每年的清明节，兄弟俩都会从吉都市赶回六十公里外的老家樟树湾村，祭拜祖先。何止这兄弟俩，全国的男人们，要是放假，而且路不是太远，恐怕在这一天都要回家乡祭祖。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明节比春节还要正式，还要隆重，还要热闹。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在春节，选择外出旅游，可是在清明节，他不得不回乡村老家，与家人，与家族的人相聚，一同祭拜祖先。

谁叫中国几千年或许几万年来都一直是个宗族社会呢？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宗族社会也就是部落、部族社会，都是非常远古、原始的社会形态。我们常把非洲一些国家称作部落、部族国家，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只是非洲这些部落、部族以一定的地域、血缘、宗教为表现，而中国的宗族是以更小的地域、血缘、姓氏为表现；同时非洲的部落、部族更强调宗教传统，而中国的宗族更注重血缘关系。

赵裁韵对易中天的一句话很有同感，易中天这句话大致意思是，中国只有大力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乡村人融入城市，分布到全国各地的城市，才能摆脱宗族的束缚，中国的宗族传统才能逐步解体。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赵裁韵虽然早已离开家乡，进入了城市，可是他的家乡，还有一大批同宗族的人，他所在的宗族还存在，他也就摆脱不了宗族的控制和影响，除非和宗族断绝关系。虽然赵裁韵并不太想年年清明节回家祭祖，但他不

可能断得了和宗族的联系，宗族的规矩还得照办。

赵财富在吉都市开了一家两千多平方米的大型超市，是一名千万富翁。赵财富可不想像哥哥那样，改自己的名字，一来他在家族是“财”字辈，这个“财”字是不能去的，二来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财富”两个字就很好，如果不以“财富”做名字，他也许现在就成不了千万富翁。

赵财富的文化比他哥哥低多了。兄弟俩是双胞胎，从小一块上学，一块升学，读到高三，一块面临考大学了。那时候家里还很穷，如果兄弟俩一块考上大学，家里肯定供不起，父母为此犯愁。赵财富很看得开，他说：“哥哥的成绩比我好，让他读吧。”要退学，赵裁韵不肯，说：“现在说什么都还早，等考完了，谁考上就谁去读好了。”可是要是两个都考上了呢？赵财富不希望这种两难的局面出现，他自作主张退学了。

对不能继续上学，赵财富并不感到遗憾和伤心。他不是那种痴迷读书的人，不读书并不是天大的事。有得上，可以去上；没得上，那就干活呗。

走出校门后，赵财富踏上了四处打工的路。他很勤快，也肯吃苦，又不乱花钱，可以说是个踏实生活的人。他打工不仅供哥哥读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还攒下了一笔钱。之后，做小生意，摆地摊，开小店，一步步从小做大，到如今，成了大型超市的老板。

没什么文化的人往往笃信传统，而没什么文化又富起来的人，就更笃信传统了。在赵财富看来，祭拜祖先没什么不好，而且是必须的事。几千年中国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能发财，还不是靠着祖先的保佑嘛，所以清明节，是一定要回老家祭拜祖宗的。

四号这天一大早，赵财富留下妻子管超市，开上他的宝马车，载上哥哥嫂子，直奔老家樟树湾。赵财富夫妇有一个女儿佳佳，正面临考高中，虽说放假了，但不想回老家，赵财富也只好由着她去。赵裁韵夫妇的孩子是个儿子，正读高三，还有两个月就高考了，更不愿回去。其实赵裁韵也不想让儿子回老家祭祖，他觉得让儿子离这些远古遗风越远越好。为此，族里的人说过他好几次了，他仍当耳边风。按族规，女儿可以不回来祭祖，儿子是一定要回的。

如今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迅速，连许多很偏远的地方都通了高速公

路。赵氏兄弟的老家说起来，可以算是吉都这座八百万人口大都市的远郊，交通不用说很便捷，高速公路就经过老家所在的县城，到了县城，去老家的路也是二级水泥路。

一个小时不到，就回到了樟树湾。

族里的人已经备好锄头、铁锹和祭品、鞭炮，在他家里等候了。前年，赵财富回老家起了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他家就成了族人聚会的地方，相当于祠堂。当然，这其中也有他财大气粗产生的凝聚力。对家族里的公共事务，他喜欢操心，无形中成了家族的核心。

“人都到齐了吗？那就走吧。”赵财富招手说。

全族男女老少，坐上四辆带篷货运三轮摩托车，浩浩荡荡地朝杜鹃岭而去，族里的祖先几乎都葬在这里。通往杜鹃岭只有机耕路，赵财富只得委屈自己挤摩托车。虽然有很多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赵财富仍没有忘本，山路剧烈的颠簸并未使他难受，他快乐地与族人开着玩笑。

“财富，你的超市还要不要人啊？”堂嫂寅秀问。

“要啊。不过你不行，我们超市的营业员得年轻漂亮的。”财富笑着说。寅秀五十多岁了，加上乡村人又显老，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婆。

“不是我，我这么老了，进城去丢丑哦。是我外家的一个侄媳妇，她老公去广东打工了，她带着个孩子，不好跟着去，可一个人在屋，也挺闷的，想就近在吉都找份事做。”

“她多大了？”

“还不到三十岁呢。”

财富想了想，说：“行，要是她去，你叫她打我电话好了。”

说话间，杜鹃岭到了。满山遍野的映山红盛开，把山岭装扮得艳丽耀眼。山岭上，已有好多人家在烧香祭祖了，到处浓烟滚滚，一条条烟柱直蹿天空，如战场一般。

一下车，小孩子们就冲向一丛丛映山红，争先恐后地摘花。大人们则纷纷扛铁锹、拿祭品。赵裁韵发现，祭品中的一扎扎冥币，都是面值一亿、十亿的“超大钞”，可谓是一——

清明节，烧钱节

谁烧的钱越多面值越大

谁就越能得到祖宗保佑啊

祖宗爱钱不爱钱且不管他

除了冥币，还有纸扎的小轿车、别墅、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有几幅当红的女明星画！不用说，肯定是拿来烧了给祖先享受的，想不到乡民的观念这么前卫、时尚。

“这么大牌的女明星，你们就不怕祖先消受不起吗？”他说。

“消受得起消受不起是祖先们的事啦，反正他们说不得我们后人不孝敬。”族人们笑说。

“你们送给太公们这么漂亮的女明星，太公太婆们要整天打架了。”妇女们则说。

嬉笑声中，杜鹃岭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没有半点“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凄苦。

在赵裁韵看来，清明节是现代中国与农耕文明时期的远古中国永远连着的一条线，或者说现代中国的一条农耕文明尾巴。清明节的核心是祭祀祖先，希望祖先保佑、庇护；农耕文明时期的能人是农耕经验丰富的长者，所以他们就成为后辈崇敬的对象，之后崇敬行为逐渐演变成宗族、家族的祭祖活动，祭祖则成为中国变成宗族社会的有力推手。

一直以来，赵裁韵教授是不认可清明节的，尽管近来一些专家称它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彰显中国人的感恩情怀。他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祭祖更多的是求保佑，而非感恩，即使有感恩因素，对死去多年、数百年、上千年的前辈、祖先感恩，这是一种泛神观，说明中国人仍活在迷信里，活在图腾里，活在原始思维里。赵裁韵持这种观点并非反对祭祀，只是反对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反对几百年上千年前的祖宗也要祭祀，甚至整个家族到野外扫墓。这种集体性的行为已不是一般的祭祀了，它说明中国仍然是原始的中国或说未走出远古文明的中国。

按照程序，先祭远祖，再祭近祖。当来到安葬近祖辈的另一面坡时，映入眼帘的场景让赵裁韵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两座并排的崭新的坟墓，不，应该说是陵园，几乎占了半面坡。说它是园，因为它明显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设计，与周边杂草丛生的荒野形成巨大的差异。园里是规划整齐的草坪，有一排小柏树，有一座凉亭，还有

个小水池，池子里有水。园子的坡端，就是那两座坟墓。墓的圆周都是汉白玉石砌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墓碑犹如石雕一般华丽，墓前还有三级台阶，则是用黑色大理石砌的。

赵裁韵认得出，两座墓是几年前相继去世的父母的坟墓。他记得去年秋天，财富跟他提过，想对父母的坟墓修整一下，赵裁韵以为只是对坟墓加高加固点，也就表示了同意，毕竟当年对父母安葬有些简朴，没想财富竟整得这般豪华。

“啧啧，财富，你钱多得没地方花了是不是？”

“哥，别说得这么难听。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没能力好好孝敬他们，现在他们到了九泉之下，让他们过得舒服点不好吗。”赵财富不以为然。

“你就显摆吧。花了多少钱？”

“也就四十多万。”

“你还不如拿这四十多万建一所希望小学。”

“建学校是政府的事，我操那个闲心干吗？”

“有钱也用不着这样乱花呀。”

“哥，你不知道，我请了一个香港风水先生来看过，父母的坟占的风水非常好，要不我这几年也发不了这么多财。你说我该不该搞高点？”

“外国人不讲风水，难道他们就发不了财了？”

“哥，你是知识分子、大教授，信不信是你的事，反正我信。做生意的都讲究风水，它让我发了财，我不善待它，岂不是没良心？”

“发财是因为你聪明能干，能吃苦，会做人，跟风水不搭界。如果你天天睡懒觉，风水再好也会饿肚子。”

“两者不可缺嘛。哥，你还别不信，我做生意二十年，发大财也就父母去世后这几年。”

赵裁韵意识到无法跟弟弟达成一致看法，不再多说了。许多中国人往往不自信，要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神秘力量、外界力量，就连开国皇帝都是如此。在历史书籍中，许多开国皇帝都有神助、有神力，当然，这样记载是为了增强皇帝的神性，以让人崇拜、臣服。话说回来，人们崇拜神性，皇帝也不得不让自己披上神性。

这种思维里带着原始思维，你怎么跟他沟通？

研究文化人类学，对照中国人的现状，赵裁韵总觉得，虽然中国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多的人有钱了，但很多人的思维仍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说并未完全走出原始思维。有钱并不等于现代化，有钱并不等于文明，有钱并不等于有科学观。